

《被数字异化的时代》

黄熠

简介：

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为人类提供了无数便利，但随着科技与资本的不断交叉，人类渐渐失去其本真状态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异化，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随着资本主义浪潮的侵袭，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某种神学架构下外化力量构想的纽带，转而变得愈发工具理性，人作为主体常常将他人当作自身实现资本积累从而在社会中获取更高普遍性的工具，这与数字时代下人被物理存储技术所构建的记忆意义所裹挟和沉浸于数据定制虚拟娱乐产生直接联系，此思辨设计旨在利用建构100年后人类文明的背景与呈现当代数字技术对人的影响，来探索在未来全面数字时代下人类异化的终局与当今社会下人不断丧失其本质与数字技术资本的联系。

世界观：

具体而言社会制度分化出一种新的形式——初级阶段理论，即人类无法克服本性之恶，生产力发展也未能达到发达水平(较共产主义理论而言)，透过帕累托法则，掌握资源的权势者为了世世代代保留住自己的地位，构建了一座腐败的乌托邦，乌托邦内的人民在为某一个理想的目标奋斗不息，终而不止，权势者将物理存储技术推广至每个民众，作为克服人类本身自私贪欲的执法记录仪，它能通过全域无限传输技术同步至乌托邦信息终端，供终端掌握民众一切生活信息，再通由奶头乐文化并以大数据为基底实现控制，完成以消费主义为导向的封局社会，达成初级阶段论构的愚民效果。

异化组建构：

异化此概念最流行的解释说法源于马克思1844手稿中对劳动异化的阐释，自此这个词便带有意识形态的属性，传播到世俗译指一种不利的变化，人逐渐疏远于本真状态的生活的过程，但同时异化作为一个过程，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理性主义中的人类基因，“异化”也在时间性的剩余中不断被异化。从古罗马时期奥赛罗与塞涅卡对其的定义来看，其含义仅限于阐释所有权的更迭，考虑到文明社会的

诞生与所有制的联系，个人认为这里的异化是中性的，先辈探究文明的起源并不是以一种右派的思维批判，而是通过异化才塑造了完整的现在的“我”，中文的延伸也可以略微解释这一点，发生与自身先前相异的变化，这个异并不指向一种具体的倾向。再至中世纪奥古斯丁从柏拉图《理想国》中alloiosis中汲取的定义，将该词与宗教神学相联系，表现人与神关系的消长，当神丧失了神性，打破了戒律，这便发生了异化，当人触犯了宗教律例，从而不得接近神，也可说是一异化的过程，此时的异化偏向于对精神属性的审判，它作为一个类似恶化的意译被使用于教堂内。到了近代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该词不仅继承了过去古罗马时期让渡更迭的基本含义，同时与时俱进般的开始参与到对权利的争夺。来自荷兰的格劳修斯与霍布斯认为人类将权利让渡给主权者(类似君主)来实施是建立普遍的社会秩序的必然环节，文明社会前的自然人是以一种原始的、野蛮的、动物般的状态对待世界，现代人总在怀念这份感性的逻辑其实是建立在他们生活的充斥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复杂的剥削压迫的现代社会的。当结束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后，已将权利让渡给他人的自然人便迈入文明继而异化，剥削在此时也变得诞生了，这个抽象的概念不止局限于社会学中的概念，还包含了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精神分析学等理论。而后卢梭的尖锐批判将异化这一生存状态推向了更高的高度，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中批判私有财产带来的剥削，并认为科学作为助人异化的工具促使人离其天性的状态越来越远，主张人要回到最原始的自然状态下去。虽然他过于绝对的激进批判在如今看来略显无知，但其切中的早期唯物主义同样深刻影响了德国古典哲学一派的思考。提及德国古典哲学，暂且略过康德物自体等《纯粹理性批判》内的理论，费希特也同样研究了 this 概念，但其用词为外化，即上帝实则是人内心的外化，上帝是人设定的上帝，而非上帝创造的人，其全知全能的形象是人类内心所渴望追逐的，将此心理状态通过宗教这一媒介外化，再借由仪式不断熏陶民众，实现精神上的升华与控制。更通俗一点的话借由尼采所说的“你爱的是欲望本身，而不是欲望的对象”，我们所信仰的并非上帝，而是那个完美的人类自己。费希特进而辩证地分析了外化的概念，其是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相结合完成康德孤立看待物自体所遗留下的意识残余的问题，他认为自我的目的是实现理论与实践理性的统一而进行的本原行动，在自我不断运动发展时，大千世界也就是客体非我亦在不断支撑着自我的行动，自我只是一个空洞的躯壳，需要外化这一行为去遭遇非我，从而为自我提供内容及定义，非我虽然在一方面限制住了自我，自我却完善规范了自身。费

希特比卢梭更为辩证便在于回归自然虽然会消除剥削消除压迫，但同时也会失去理性与道德。后来的黑格尔则是继而肯定异化的作用，他认为历史是精神透过现实运动而自我发展的过程，自我意识作为整体，其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现实化就是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自我不仅是通过外化支撑完善自我，在不断发展完善的同时拥有了客观的现实性，自我亦拥有能动性去改造如此客观世界，这便可推出正是这种外化(异化)才促使人拥有了实在性，这种实在性使得人能够将自己的个别性外化到世界从而上升至普遍性，通俗来讲人本身是自然人，在外化的过程中才上升至社会性，正是外化人才能够扬弃自身的抽象性成为有血有肉的人，即使进入到社会需要遭遇各种规定。黑格尔死后，费尔巴哈作为旧唯物主义者同样继续发展了异化这一概念，并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他在费希特后进一步批判宗教本身，人类将自己的本质力量赋予给上帝，在对神的信仰中直观到自己的本质，但给的越多自身也愈破碎，在这个异化的过程中，人变得需要依赖上帝才能活，这是教权对人纯粹的摧残。他猛烈的抨击教权，认为宗教的秘密就是人本主义，人是人的本质。马克思借由费尔巴哈极端的否定，进而予以异化武装批判。他是不同于康德一派的路子，从历史实践的角度出发，这是能够确认真实的，再由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起点“劳动”开始，对异化分化出四种结果，首先便是劳动对象产品的异化，工人并未获得产品的所有权，毫无成就感，这点我个人认为是对最早所有权更迭这一阐释的一种回应。第二则是劳动本身被异化了，即劳动这个概念变味了，为他人行动，也是对自我的一种否定，好似黑格尔的阐释异化是一个否定的过程，但我个人认为这一点其实比较中性，仅是马克思带着意识形态的角度，需要彻底批判翻译为中文显得极为贬义。第三点是劳动者与劳动被异化，劳动者也就是人开始怀疑自身的本质，他们不仅在劳动中无法收获满足，还感受到无尽的挫败。这是人本质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人的目的是创造历史，时间性的剩余，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我也不大明了，但其抽象的发生与德国古典哲学探究的是趋于相似的。第四点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异化，这正是此次思辨设计想着重探讨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真挚的情感如手缝内剩余的水一般流去，他们之间只拥有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人只把对方当作自己在社会争夺更高普遍性的工具，疏远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那中世纪时期向上帝渴望的本质力量，这不是资本的恶，也文明的恶，而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像是宿命般时间性的剩余。